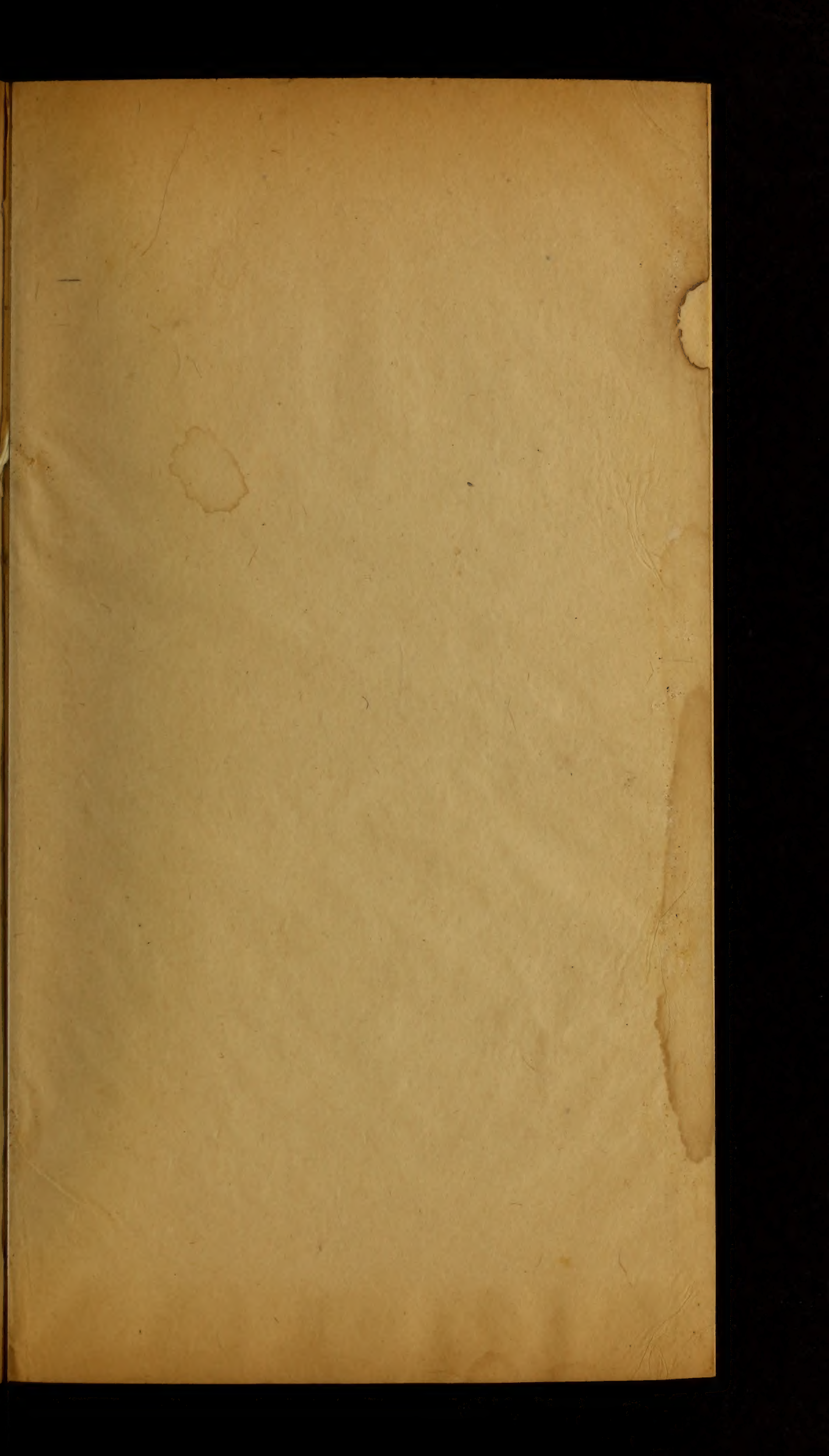


宋

寧宗皇帝

辛巳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二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宋元通鑑。金人圍黃州。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沉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之果決。特為褒贈立廟。大節遲迴。等于棄城遁走。所載與續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趨邳州。蒙古蘇呼呼圖哩舊作孛魯忽秃今改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瑚黎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爾塔今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已而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建儲大事而假其權於相臣已乖防微杜漸之道矧借沂王立後爲名廣選宗室致奸臣陰售其私蓄意覬覦遂擅廢置國事幾不可問彌遠固罪不容于死而推溯由來寧宗實貽之禍根也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誇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咸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出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

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布（舊作塔海監府。今改）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格（舊作塔哥。今改）。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兩寨。夏主遣蔑布（舊作迷僕。今改）。帥衆會之。蔑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卽其禮也。蔑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卽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進攻延安。蔑布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哈達（卽完顏贍。字景山。按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倣此。）與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令軍士銜枚潛進。

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

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遊艤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

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已而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懌。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絶歲幣國用以匱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今日高塘鎮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値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没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彌遠敢于嫉其皇子設計動搖奸惡實無可逭然竑方居潛養正遽以他日得志自期非但淺率無知而為臣子者胷中豈宜竟萌此想即使克踐尊位亦知其不能勉承宗緒耳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鄞人。）

瑩慧曰。聞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于帝。覘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金距此時逾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於長星之見且

彼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而西方則西夏之地長星究爲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而不知其怪誕已甚也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崓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孥先隊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築牛心寨以拒元兵。子克義戰歿。元兵攻之急。命其子克敬克讓。俱死。妻孟氏自經。乃南望再拜。自投河中。所載較詳。今附注于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石天應謂

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雞爾台布哈（舊作兀胡乃太不花今改）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按赤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耶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回回祖國也相傳其祖國王瑪哈木瑪特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為拼哈木巴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蒙古主入西域居密爾城滅回回國）

鄭樵有言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外國部落

亦然史稱元太祖既平西域盡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於是古國俱不可考不知名號雖更山川猶昔設本撫有其疆域何由詳考其名稱若今回部平定山川道里悉按圖可稽以今準古如漢之三十六國唐之安西四鎮何不可瞭然指視哉

大掠忻都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扎拉迪音出奔與密爾汗合帝自將擊之擒瑪埋克汗扎拉迪音遁去追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嚕噶齊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非是今于是條提綱但書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附敘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　按默迪納舊作默德那拼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扎拉迪音舊作扎拉丁瑪里克汗舊作密里汗今並改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舊作斡脫羅兒今改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舊作迭里密今改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紇今改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筠冲地舊曰天堂亦曰默伽在西域極西考西域圖志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隴哈什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遂圍塔爾哈舊作塔里寒今改寨方輿紀要在默迪納境地近天方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續綱目作遜匿海嶼痍死于是擊定西域諸城

角端能解人言事涉荒誕楚材雖博洽何所據而云然或元太祖至此本不欲窮兵故爾班師歸國好奇者遂從而傳會之元史蕪雜不足觀由當時紀載失真宋濂諸人又不為詳覈襲謬沿訛其失誠不可枚舉也

置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要。漢身毒國。六朝及唐。謂之天竺。宋時謂之忻都。後又訛為印度。有東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是也。次鐵門關。明史西域傳。賽瑪爾堪渴石城西有石峽。兩崖如斧劈。其中有門。色如鐵。番人號為鐵門關。賽瑪爾堪古罽賓國也。舊作撒馬兒罕今改。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侯小叔。今改。後仿此。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

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翁科。按翁科。舊作斡可。今改。後仿此。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嚕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按阿嚕岱舊作阿魯帶今改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阿爾拉氏。納圖爾傲拉之子。翊方人。博勒呼。厚新氏。齊拉袞。按博果濟舊作博爾朮。阿爾拉舊作阿兒剌。納圖爾傲拉舊作納忽阿兒蘭。博勒呼舊作博兒忽。厚新舊作許兀慎。齊拉袞舊作赤老溫。今並改。後仿此。俱以忠勇佐元主創業。賜號

為都爾本庫魯克。舊作撥里玼。今改。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舊作怯薛。今改。出官則爲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畏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隷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則壽遴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遴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遴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舊作納合六哥。今改。後倣此。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援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舊作牙吾答今改後倣此討殺祿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

金宣宗尚未至于昏憒在廷豈無一二親信大臣可預顧命而以傳位大事謀及婦人乎且既稱疾革妃嬙近侍亦何能盡離左右而止留一前朝年老夫人終夜侍側必無此情理況云麗貴妃陰狡機慧又安能受鄭氏之紿而不之覺語更自相矛盾此必傳聞訛舛修史者益從而甚其辭斷非當時實事也

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驚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為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作移剌蒲阿。今改。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以鄭損爲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

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尊皇后爲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本開封人。居上虞。石。字介之。谷之弟。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

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瞑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擧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擧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

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遂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傅伯成字景初察之孫爲顯謨閣學士楊簡字敬仲慈谿人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真德秀初以宮講侍茲郎舉孝敬之旨相訓牖其意實為藎誠既而力求出外雖若悠然于茲然慮彌遠以爵祿相縻為引避猶得去就之正及彌遠擅行廢立尤當去之唯恐不速況理宗既脅茲而立不貳之前德秀豈未諳求乃反應召而還從容入對復欲效忠于殿陛春秋之責備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吏部侍郎朱著(閩縣人。緈之孫。)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于復讎。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邛州西。)

追封希瓐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

道不能為得秀寬矣

濟王既身被黃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壬故變綱目書法以示不盡予之之意

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吞頁弼報之。

理宗皇帝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成敗陽

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王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王等乃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名走楚州甫丙首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王

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爲小校明
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
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
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
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
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入對。因曰。
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
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
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進
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
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
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
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
失。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霅川。湖州有霅水。故名。元
和志。霅水一名苕溪。源出天目山。逕湖州南。下流與餘
不諸溪合。
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眞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元史作王縉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穆呼哩之子嗣爲國王舊作孛魯今改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伯圖特克珠特氏按錫納台舊作笑乃台元史作肖乃台伯特克珠特舊作秃伯怯烈今並改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衆來拒天澤

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界無極。漢毋極縣，唐改無極，今縣屬正定府。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眞定。已而武仙夜襲眞定。史天澤奔藁城。未幾。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眞定擊仙，仙復走西山。藁城。漢縣，唐改藁平，宋復舊。今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怒。退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覘啫。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爲[illegible]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窟城。死以挫北人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

叛賊敢于仇殺制使宜聲討之所必加彌遠乃欲含忍苟安求能得賊歡心之徐晞稷以代帥制闒懦僨國罪不容誅及全上表待罪理宗亦竟置之不問其昏弱無能更可概見矣若晞稷之苟賤無恥甘心尊賊尤可鄙羞朝廷而釀賊

語僚佐曰。會令汝爲剗士。潛約盱眙四軍爲應。盱眙四將不從。于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于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是日。慶福首殺蔓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閧。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

故道不足齒於人數紀綱顛倒若此何以為國

下馬拜庭下。睎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睎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在會稽縣東南寶山。

史臣曰。寧宗初年。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彊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

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靜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眞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舊作孛里海。今改。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

理宗在位甚久。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時內外政紀要於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無實濟。則亦烏足稱道。況祇褒贈已往之程朱。而不用現在之眞魏。即所謂推崇理學。又與葉公之好龍何以異哉

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兖。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毁。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成官。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眞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眞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光之孫。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洪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莫澤。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犬。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京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齊拉克和雙珢。舊作亦臘喝翔昆。今改。及不入質

子也。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眞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陰詆之。畧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搧搖之意勝。旣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祿。

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李知孝劾之。除名編管象州。時魏了翁出關

錢夢昱知孝蒸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于貶所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誣詆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復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同倘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

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直華文閣。謚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煥。九淵門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終舒州通判。

趙普首渝金匱之盟王旦茍徇天書之舉豈可以冠韓富司馬諸臣且張俊之狠忮史浩之庸柔更無足取此皆史彌遠欲尊崇其父以焜燿一時故為此徇名失實之舉耳

三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illegible]

淮亂乃棘非大有才略者不能斷制如許國徐晞稷劉琸彭忙姚翀輩皆以庸懦小人垂涎閫寄朝廷遂信而用之卒致彼殺彼逐彼挽其幸免者惟以媚賊爲長技措施顛倒如是安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睍。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贊皇人。家樂平。等爲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于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同爲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琸爲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忙延譽。忙亦垂涎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忙代琸知盱眙。

寧其能靖賊患乎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琸。以衆降金。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㐹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謂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

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于是轉讐爲好。反與福謀逐珒。遂圍楚州
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珒精兵尙萬人。皆東
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珒縋城。僅以身免。鎭江軍
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珒步
至揚州。借兵自衞。夏全既逐珒。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
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趍盱眙。欲爲亂。盱眙將張惠范
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珒
自劾。未幾死。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春正月。以姚翀爲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
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

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獅入城。獅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

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

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爲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覲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于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

嶽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琸促之。琸諭以朝廷擾擇未下。至是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琸飲。琸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琸。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淮居江之捍蔽。已不宜輕棄。況有叛則當討。帥非其人則當慎擇而易置。何以一時變亂。遂不復建閫。視若羈縻。因噎廢食。宋政之不綱。亦已甚矣。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睍歸。夏自元昊稱帝至睍亡。凡十主。合二百一年。

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註見前。踰月夏

主睍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靡有怨心。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讐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謀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

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
朝皆喜

詔知盱眙軍彭忔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忔將張惠等執
忔以盱眙降金

時檄忔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使便宜
盡戮李全餘黨忔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
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
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劄檄專
委青不及己乃歸盱眙設燕邀忔乘其醉縛之渡淮以
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
完顏鄂和戍之

彭忔輕儇無狀坐失事機
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
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
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
耳有何重望而朝議忽而
檄忔忽而檄青致使諸將
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首
畏尾密報李全遷延不出
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
而宋之君臣昏昧無知欲

弭亂而轉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耶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所殺既而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顔鄂和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謂大散關以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方輿紀要。此三關。謂陽平。白水。仙人也。漢中西面之險。以三關為最。考陽平關。在漢中府寧羌州東北。古陽安關地。六朝以後。謂之陽平。非三國時白馬城之陽平關也。注已詳前。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與四川昭化縣接界。仙人關注見前。逃歸。

先是。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入之。關中大震。及是。蒙古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注見前。鄭損棄沔州宋開禧中置。今漢中府畧陽縣是。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注見前。析津即禹貢析城山。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南。東至邳州之源雀鎮。在邳州東北。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少子圖類監國。

蒙古主在六盤山。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廟號太祖。起輦谷。在漠外。方輿紀要。元諸帝皆葬此。不加築爲陵。第四子圖類監國。

史臣曰。元太祖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績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載云。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

破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勇。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事聞。贈右文殿修撰。諡襄節。

戊子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三月。金將完顏禪華善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舊作陳和尚。今改。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在慶陽府寧州東南。宋史地理志寧州定平有大昌鎮。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忠孝軍提控完顏禪華善出應命。許之。禪華善卽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

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禪華善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已而禪華善復敗蒙古于衛州在正大六年。後又敗蒙古蘇布特蒙古烏梁海人。按蘇布特。舊作速不臺。烏梁海。舊作兀良合。今並改。于倒回谷。在正大八年。倒回谷。在西安府藍田縣七盤山。舊志。唐貞元中。刺史李西華。以七盤山路險峻。開新道七百里。回山取途。故有倒回之名。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一月。雷。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諤格德依元年。秋。八月。蒙古諤格德依立。是爲元太宗。

諤格德依自和博（在和林北。舊作霍博。今改。）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時圖類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于和林東奎騰阿噜（在和林東。舊作庫鐵烏阿剌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儀制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絶之。

冬。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

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爲萬戸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哈瑪爾（本名疑字孟方濟南人舊作黑馬今改）蕭札拉爲萬戸分統漢兵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哈瑪爾

庚寅 三年（金正大七年）春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鎭江滁州軍馬。

范葵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夏。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鎭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艨艟船。自淮

李全屢作不靖戕害朝臣叛跡久已彰著且既降蒙古卽非宋臣授以節鎮已爲失策及予而不受更非爵祿可餌而其不臣之跡彌復顯然尙安得爲恭順乃爲其外飾之貌所愚遣餉不絕轉冀少寬北顧之憂宋室君臣何懵懵乃爾貲給糧而爲賊益軍士幾因解體使非趙范趙葵力沮進攻淮亂其何能已乎

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在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卽古射陂也。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人金。且欲鎖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于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漢鹽

（瀆縣，晉改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亦名虎嶺關。）

先是天澤擊仙仙自西山敗走汲縣金史作仙走汴京與此異金復封仙爲恒山公置府衛州至是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璥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

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翁郭羅（舊作斡骨欒今改）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喇豐阿拉赫舍哩要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已而蒙古圍慶陽豐阿拉擊敗之圍遂解豐阿拉志意驕滿乃遣翁郭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郭羅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弟圖類帥衆入陝西翺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豐阿拉行省閿鄉以備之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即茱萸灣亦曰東塘注見前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牌印遣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聞范葵已入揚城全鞭鄭衍德曰我許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舊志

周顯德中克揚州。韓令坤以故城大難守，于城東南隅築小城以治。已而李重進改築于故城之南，謂之西城。宋紹興中，郭棣知揚州。以重進所築處勢卑濕，復就故城遺址，建築大城，所謂三城也。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

人之妍媸好醜皆有一定
雖榮枯肥瘠或有時變更
其本質終不能易也蘩黑

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宮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天台人。故相深甫之孫。

后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謝深甫有援己功。楊后立于寧宗嘉泰二年。時深甫爲丞相。然宋史楊后及深甫傳俱不言援立之事。惟謝后傳載之。今依續綱目。從謝后傳輯。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后生而黧黑。翳一目。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擴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

之人因病而膚蛻如玉乃
興所必無好事者作此謬
語以後吳徵史家誤信而
錄之簡冊不值一噱也

將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象。榘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辛卯 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揚州府城北。上接雷塘。下達運河。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墜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

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
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
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
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閫喜事者。欲挾全
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
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已而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
堡塞候卒識全褚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
賊勇而輕。若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
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突鬭而前。范
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
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
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

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捽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豐阿拉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諭之。哈達豐阿拉言北兵勢盛。

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豐阿拉。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豐阿拉。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此賊所築以屯兵者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

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欵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氏。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綽布干(舊作速不罕。今改。)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

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雞綽布干來假道于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注見前）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注俱見前）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今漢中府洋縣北有華陽山元魏置華陽縣以此名後廢）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棧道名輿程記連雲棧有焦崖鋪）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在寧羌州東南）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

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後周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閬中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注亦見前。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

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盍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度正。字周卿。合州人。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徐清叟。字直翁。應龍之子。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鄂和元帥板子鄂和俱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人以其同時同名。故加此號以別之。懼城大而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鄂

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㪍子鄂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閺鄉。初。㪍子鄂和在鳳翔。爲監戰。奉御。祿爾舊作六兒。今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祿爾遂改。後仿此。譖鄂和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降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𡌴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吶字敏若。彭州人。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吶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吶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珠古（舊作著古。今改。）也

十一月蒙古圖類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順陽（漢侯邑。晉置郡。宋爲縣。元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今河南許州。金爲昌武軍節度使。）歸德（金改宋應天府爲歸德府。今府屬河南。）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

截江與戰僅能拒而不能攻固不若縱之渡而後擊可以出奇制勝然當乘方渡之時攻其無備如迅雷之不及掩耳其勢間不容髮乃哈達豐阿拉既以後至失事機復明列步騎虛張聲勢以致敵兵觀望不前已

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哈達豐阿拉。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一名沃哩。賜姓烏林噶。朔州靜邊官莊人。按沃哩舊作斡烈。烏林噶舊作兀林荅。今並改。後倣此。禪華善。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圖類將兵屯漢江。哈達。豐阿拉。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江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舊作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腹必爲所潰。豐阿拉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豐阿拉始進至禹山。在南陽府鄧州西南。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士于

昧于遲速勞逸之道而兩人者猶飾爲整暇漫無區分一則謂未可與戰一則謂彼將安歸調度乖方坐受其敝且又隱敗報捷書及城陷其罪尚可勝誅乎

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豐阿拉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舊作定住今改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却而擁之必勝矣豐阿拉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豐阿拉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豐阿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輜重

而去。金兵幾不成列。夜二鼓。哈達豐阿拉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豐阿拉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于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奄至。多被俘獲。

新作太廟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字璞玉。宗政子。爲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皆帖然。珙又刱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

里由八里河經漸水即盡水今亦曰沙河在棗陽縣西南入白水側水跨九

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

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

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

以史嵩之字子由鄞人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主自白坡即白波鎮在懷慶府孟縣西南宋初河清縣嘗治此後徙渡河次鄭州

使其將蘇布特圍金汴京

蒙古主用西夏人實克舊作恤可今改計自河中由河清縣唐置金徙治孟津渡因改曰孟津此稱河清蓋從舊名也今屬河南府白坡渡河遣人馳報

圖類以師來會蒙古主遂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城金

動人以首所感已淺本無救于傾危然下詔而聞者感慟猶見大定明昌之遺澤在人或因此而激勵民心庶幾死守弗去未嘗不可冀效于萬一乃悔悟之辭甫下征括之令旋行百姓雖愚豈虛語所能固結

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于慟哭

金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引軍援汴及蒙古圖類戰于三峯山名在開封府禹州西南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禪華善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

況并北亦不足信耶

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今開封府禹州。金曰鈞州。）沙河。（即須水。在禹州東北。）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

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考金史楊沃衍傳三峰山之敗沃衍走鈞州部曲勸之降沃衍劍斫之望汴京再拜自縊死與此所載不同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豐阿拉已失所在哈達乃與禪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類與金相持遣琨布哈宗王伯勒格特依之季子琨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伯勒格特依舊作別里古台今並改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禪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圖類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禪華善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

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豐阿拉走。蒙古兵追擒之。械至官山。在禹州東北。圖類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在陝州盧氏縣北。皆殺之。

初。金聞蒙古兵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舊作兀典。今改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拜扎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會

阿里哈舊作阿里合今改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赫伸舊作納合閏今改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烏登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于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赫伸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薩布謂宰相必用文人襲世俗迂腐之說而忘金源藎臣之本夫金源初起大東爾時豈有文人輔成創業乎況國家有事之日尤當與共安危若止潔身獨善而置國事於不顧與國休戚之謂何然薩布後此尙能殉義以全大節若博索慶議和爲質力贊薩布以避患更爲小人之尤而不足責矣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什嘉紐勒繹。本名十六。舊作石盞女魯歡。今改。後倣此。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破

金復以完顏薩布爲左丞相。

先是。完顏薩布謂都事商衡字平叔曹州人。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博索內族。名承裔。系出世祖諸孫。按博索。舊作白撒。今改。後倣此。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强伸河中射糧軍子弟。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內族。字安之。按薩哈連舊作撒合輦。今改。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伸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于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鄂和。原封肅國公至是乃進封。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宣宗子鄂和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舊作阿虎帶今改。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博索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俱跪于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

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塡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

金造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所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用礮。則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字行之大典人。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遲嘉喀齊喀。舊作赤盞合喜。今改。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先是。蒙古攻城時。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衞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博索致仕。

博索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博索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衞。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闔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或謂金從此遂絶和議致覆亡非也夫强元勢燄方熾金雖厚禮求使元其能釋憾而就和議邪卽暫與議和其能終歲浹時不遽轉爲稱兵致攻邪殺使不殺使固無增損特是時疆圉孱脅百姓膏塗謂殺此數十人遂足以快心未免所見之淺然較之遷儒已憐愍無所逃者猶爲此善於彼耳

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爲兗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先是。金徐州軍亂。國安用入據之。埽兵總領王祐張與都統豐新等。夜燒草塲作亂。逐行省圖克坦伊都。安用率兵入徐。斬祐等以豐新爲帥。主徐州事。按圖克坦伊都。舊作徒單益都。豐新。舊作封仙。今改。至是。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鄂卓囉蒙古氏。舊作阿木魯。今改。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張進率兵入徐。圖安用。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刲殺張進

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後仿此。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賜姓改名。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

先是。重僧努遣使未報。安用即服金衣冠。及聞使至。復猶豫不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從金所賜姓名為完顏用安。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已而用安徵兵徐宿。欲圖山東。德全安國不應。用安駐師徐州城下。遣人殺安國

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還漣水。以軍食不給。求乞糧

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降于金。喧之軍多流亡。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即今開封府賈魯河。源出滎陽縣高渚山。自鄭州以上。謂之京水。鄭州以下。謂之賈魯河。以元賈魯濬此。故名。皆潰。

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十萬人屯留山。在汝州西北。隋書地理志。郟城縣有大留山。即此。今亦謂之大劉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即完顏仲德。海蘭路人。按呼沙呼。舊作忽斜虎。今改。後倣此。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在密縣東北。眉當作梅。以地近梅山。故名。報思烈曰。阻澗結營。俟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遲嘉喀齊喀。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

潰仙亦敗走還留山喀齊喀屯中牟。三日聞恩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喀齊喀被劾廢居沛常怏怏不樂後爲崔立所殺

閏九月彗出于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所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達嚕噶齊。帥衆入海島蒙古薩里台伐之卒于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絶。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珠赫字仲平。後死崔立之難。按珠赫舊作珠顆今改。後倣此。等

按戶括粟閭閻已不勝其擾玖珠乃更濟以酷暴輕賤寡婦於死致民皆股栗國益空虛其復何以持久觀其對李蹊之言謂花不損何由成蜜忽欲以強辭折衆論豈知百姓不保社稷尚誰與圖存其弊更不止於剜肉醫瘡矣

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赫諭民曰。汝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準（作合周。今改。後倣此。）一名永錫。（按哈準。舊）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糧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準。哈準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

者。翰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錫瑪喇愛錫。字正之。策論進士。按完顏玖珠。舊作完顏久住。錫瑪喇愛錫。舊作斜卯愛實。博諾。舊作把奴。今並改。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爲昭信軍。

蒙古圖類卒。後追諡睿宗。

圖類生六子。長莽賚扣。即憲宗。舊作蒙哥。次默爾根。舊作木哥。三瑚圖克圖。舊作忽覩都。四呼必賚。即世祖。舊作忽必烈。五轄魯。舊作旭烈。六阿里克布克。舊作阿里不哥。今並改。後仿此。

金以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爲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

趙范不欲允蒙古夾攻之請其先見誠非當時朝臣所及。厥後乃欲乘金之難遂思收復三京志則大而識則短矣夫能奮發有為豈不甚善然以積弱之宋敵方銳之元不審時勢不

以呼沙呼爲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諡恭聖仁烈。

詔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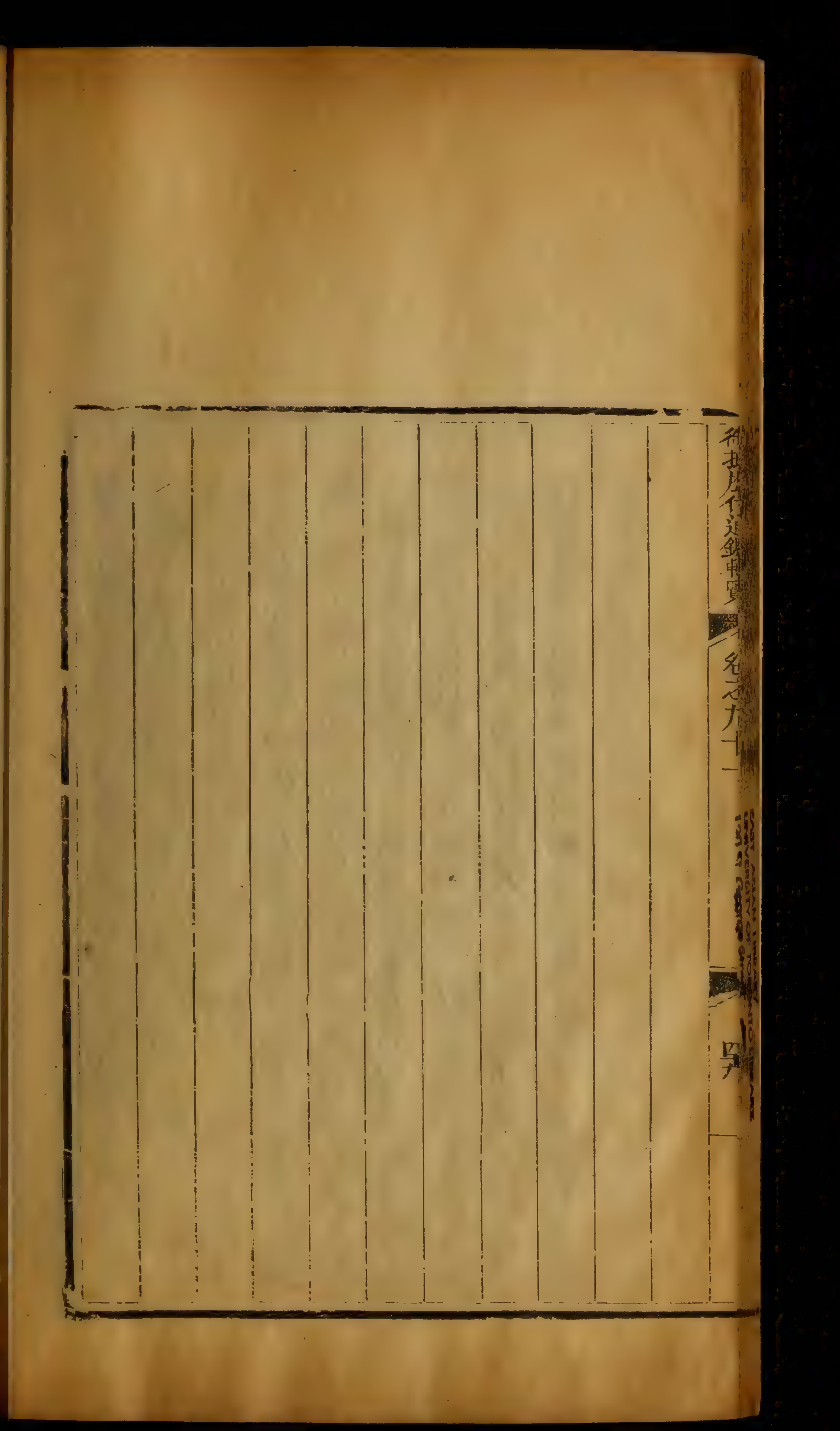
蒙古再遣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度力量貿貿然輕於舉動啓釁招尤范之智何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耶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蘇布特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若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翌日集軍士于大慶殿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等。帥軍扈從參政訥蘇肯（即完顏訥蘇肯。字正甫。蘇呼之弟拔訥蘇肯。舊作奴申今改正）樞副兼知開封薩尼雅布（舊作習捏阿不今改。後仿此）等留守金主乃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輩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諸將請幸河朔。金主從之。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東走。復進圍汴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二

宋

理宗皇帝

癸巳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博索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博索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什嘉紐勒緝。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邑即春秋蒲。注見前。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能濟。蒙古輝爾古納舊作回古乃。今改。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作都喜。今改。力戰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北岸望之震懼。遂次澶麻岡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北。遣博索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

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博索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在衛輝府汲縣東。金師敗績。博索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在長垣縣西。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博索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舊作合理合。今改。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翼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錫布舊作术甲塔失不。今改。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博索罪。殺之。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將陵人。金主東走。以立爲外城西面元帥。作亂。以梁王從恪衛紹王子。監國而幽之。自爲大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會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至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燕京人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

崔立請國闕纂稍有人心
者[illegible]討賊王若虛
輩[illegible]偷生織爵卽不作
碑文耳能俾免失身之罪
乎至元好問於金亡之後
以史事爲己任托文詞以
自著其不忍之意[illegible]
棄金史於二人傳[illegible]

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蘇布特軍。

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宴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時元好問以左司都事立遷爲左右司員外郎。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彊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

之變矣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蘇布特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値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

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互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帥師過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繼又敗金人于呂堰在襄陽府

襄陽縣北。今有驛。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磴山。在南陽府淅川縣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于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固納。少充忠孝軍萬戶。按固納舊作官奴。今改。後倣此。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在歸德府城南舊城上。宋建。六月。固納伏誅。

先是。富察固納作亂。殺元帥什嘉紐勒緷。又殺左丞相李蹊等。時蒙古特穆德克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固納請北渡河。以圖恢復。紐勒緷沮之。固納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固納積忿。遂作亂。執紐勒緷殺之。又殺朝官李蹊等三百人。以兵入見金主曰。紐勒緷謀反。臣殺之矣。按特穆德克。舊作忒木䚟。今改。金主不得已。

以固納權參知政事。後固納又襲敗蒙古特穆德克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固納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固納因其母以計請和。固納乃私與特穆德克言。欲刦金主以降。特穆德克信之。還其母。固納乃日相往來講議。遂與金主密定斫營之策。因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固納率忠孝軍。乘夜徑至特穆德克營。腹背攻之。特穆德克軍大潰。固納盡焚其柵而還。眞拜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至是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日悲泣。語近侍云。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于是內侍局令宋珪。本名齊嵩燕人。按齊諾。舊作乞奴。今改。奉御紐祜祿溫綽。舊作女奚烈完出。今改。烏克遜愛錫舊作烏古孫愛實。今改。等。密謀討賊。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本名喀喇。東北路招討司

人按喀喇舊作栲栳今改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諭固納以幸蔡固納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此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固納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温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固納進見温綽從後刺其肘金主亦拔劍斫之固納中創投城下以走温綽愛錫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温綽請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伸力戰蒙古

稍退。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塔齊爾（一名布展博勒呼從孫按塔齊爾舊作塔察爾布展舊作併盞今並改）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仲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壓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　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

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飲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呼沙呼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權參知政事。富珠哩（舊作孛术魯。今改。）小洛索（時有大中小三洛索皆內族。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簽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

信賞必罰實激勸之良規而當有事之時尤非此無以勵人心而整戎紀呼沙呼所見深得要領而所謂賞必由中罰任其責更合歸善任怨之道使金主早爲信用俾得盡其長國勢未必遽至潰敗而不可救至烏庫哩鎬同心贊助乃當倚以爲左右手顧乃聽讒譖遂致其憂憤成疾金

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在汝寧府治前牙城上。爲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陽之禍。豈獨固納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焉言。金主怒。遂疏鎬。鎬以被讒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主之不善任人適自促其危亡耳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在馬蹬山東南。與岵山王子山聯綿百餘里。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

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烏色（舊作兀沙惹。今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在汝州伊陽縣西南）又敗之。仙與五六騎遁去。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伐金。取唐州。金使穆

延烏登等行省院事于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和歡（舊作烏古論黑漢今改）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庫哩瑚魯（舊作烏古論忽魯今改後仿此）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登簽書樞密院富珠哩申洛索帥忠孝軍五百赴之。

九月壬寅朔。日食。

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

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淸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至朝廷不許

蒙古塔齊爾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金主拜天于節度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巵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

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既而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頃之。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

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在汝寧府汝陽縣南。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珙召麾下謂曰。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源出確山縣。俗稱黃酉河。至汝陽縣西入汝。于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總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

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于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又殺廄馬犒之。然其勢不可爲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薩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葉嚕（舊作野驢。今改。）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薩

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參知政事。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死。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二壻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而死。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理宗受制權奸九年直待
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覺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狼貪婪苟賤無恥。遂寢祠命。旣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怙惡。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卒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爲人至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詔改元。

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淸之亦慨然以天下

之闕失既多即欲歷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因緣附彌遠而進其品誼已概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靦顏以天下爲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爲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以洪咨夔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元孫。後爲金壇人。爲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眞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荊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晐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字仲方銓之孫）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甲午　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世祖後博索之孫是爲末帝）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尚書右丞呼沙呼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太祖建國至承麟亡凡十主合一百二十年。）

蒙古兵以元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

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宗祚不絶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師已向南門萬衆競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在汝寧府治內一名幽蘭閣）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于是參政

富珠哩。小洛索。烏凌噶瑚圖克。烏凌噶瑚圖克舊作兀林答胡土今改後仿此總帥元志。元帥裕色爾。裕色爾舊作玉山兒今改後仿此赫舍哩栢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帥羣臣入哭。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京錫。完顏氏。系出始祖。按京錫舊作絳山。今改後仿此。收哀宗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哀宗骨及寶玉法物。考金史完顏京錫傳。京錫焚幽蘭軒。火方熾。大兵突入。左右皆走避。京錫留不去。衆問之。京錫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衆曰。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邪。京錫曰。吾逆知君輩決不遺吾。吾若果得瘞吾君。雖寸斬不恨。衆以告其帥布展。曰。此

大臣任事當爲則爲而正言讜論尤不係於疾徐輕重安有習爲推讓低緩以爲養體者蓋推讓卽諉卸之端而低緩乃緘默之漸浸至因循苟且流弊日滋其失實非淺鮮金源盛時諸務整飭崇樸實而不事虛浮自明昌一變舊風相率入於文貌於是文恬武嬉日以玩弱至是而積疲不可復理爲國而不知謹守成憲其勢必至於僨敗宣宗不得辭其咎矣

奇男子也。許之。京錫乃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旁。再拜號哭。將赴水死。以救免。後不知所終。所載與續綱目異。今并注于此。

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

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史臣曰。金自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遠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于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穆延烏登以息州來降。蒙古追殺之。

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富珠哩中洛索。瓜爾佳玖珠瓜爾佳玖珠。舊作夾谷久住。今改。等送欵請降。爲金主發喪設祭。上諡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洛索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今汝寧府信陽州。隋置羅山縣。元徙縣于西南。而改宋信陽軍爲州。移治于此。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蒙古圍沛。用安救之。敗走徐州。蒙古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初用安降金。與李全妻楊氏絕。楊氏怒。悉屠用安之家。走益都。用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氏。相攻者久之。及用安死。蒙古得其尸。剜面繫馬尾。爲怨家臠食而盡。楊氏亦死于山東。

賈似道燕遊湖上不返燈火盛陳理宗旣憑高望見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尹傳言示戒巖之復曲意阿諛轉謂其才可大用馴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以賈貴妃弟似道字師憲涉之子爲籍田令

似道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

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哈拉海舊作好海今改)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眞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五月賜黃榦李燔李道傳等諡錄其子

爾時蔡州不守哀宗死社稷伯淵等方擁重兵守汴自當痛哭誓師矢死以圖報復況宋兵深入尤當竭力嬰城乃竟開城約降遂成内潰臣節已虧矣且其

詔榦嶒道傳及陳宓字師復俊卿之子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寺卿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

詭謀殺立御私嫌而非申
國憲是立固有當殺之罪
而伯淵等非可殺立之人
續綱目書誅以予之于義
未允因改書而申其論

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
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
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
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
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
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
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
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
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
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
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邱岳字鼎山。丹徒人。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
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
六月。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
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就馬

上抱立。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
殺苑秀。折希顏亦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内前。
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
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
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
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
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
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顥等。提

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命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

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陽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凉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北復三京其謀倡自趙范汴城之敗由於始計不臧乃不引咎自劾而以輕遣偏師之失歸罪葵等豈公道哉況當時軍無見糧士又不武葵等縱不入洛能保汴城之無患乎且用兵機勢乏食之軍進取或可圖功坐守則必致潰使葵等不留汴半月及早徹師而前力戰取勝未嘗不可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在開封府北黃河泛溢之水所滙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子才各削一秩。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因糧於敵此破釜沉舟之計也趙范不罪其戰之不勇而罪其輕進喪師是非倒置矣理宗曾不察其謬亦何其憒

詔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詔眞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鋭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考漅水即巢湖在廬州去襄陽遠甚此當是漢北之譌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寛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

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齊安砦本蕭齊時齊安郡故址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鎮淮砦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北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城和林。注見前。

蒙古以和林為會同之所。於是城之。周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字立道居仁子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德秀卒。諡文忠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須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衆觀

與之爲人。止圖自保其身。而於國事休戚漠然不顧。其人實無足取。是時內多蠹政。外有强鄰。朝廷既側席相招。何忍堅辭不起。及訪以人材政事。則又語涉模稜。而未能指陳爾時得失於事何裨。卽史所稱帝之嘉納。亦究無實際。理宗專務虛名。而臣下亦以高尚博聲譽。時事尚可爲乎

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卽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

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久之。召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蒙古主使其子庫騰舊作闊端。今改。後仿此。等分道南侵

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海等侵蜀。特穆德克。及張柔等侵漢現布哈。及察罕初名益德。瑭古特烏密氏。夏臣綽依辰類之子。按瑭古特烏密舊作唐兀烏密。綽依辰類。舊作曲也怯律。今並改。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現布哈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在南陽府唐縣南。爲瀦水溉田處。而還。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

世顯爲金總帥分守封疆自當力戰以圖存否則捐軀而殉國此事君之義無所逃於天地者乃酒幣迎降靦顏事敵而復假屈已紓禍之言以愚衆聽其對

庫騰語又自謝前此之不賣國市恩可謂喪廉鮮恥而自掩以欺人者矣

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庫騰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誅所不取。庫騰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太安。庫騰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

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爲參議官。

蒙古庫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將兵救却之。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當作西縣。隋置。元省。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在沔縣東北）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

注見前。入六股株。在漢中府褒陽縣東北方輿紀要此即白馬關也亦曰九股樹舊置巡司于此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險。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破。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丙申 三年春。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了翁固辭不拜。尋罷。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于是了翁固辭求去。不允。既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與祠。不知國家人材。有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李韶字元善。吳縣人。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走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馭。于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邊陲。至是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

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金銀鹽鈔不與焉。亂作。南軍將李虎等乘火大掠。所積一空。詔削趙范三官。仍舊任。未幾。以臺諫言罷之。

夏四月。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字叔永潼川人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字處一婺州人忠伉有大志。精于邊事。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虜之勢。心之憂矣。廝可嗟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

是時蒙古方盛宋室益衰且內乏謀臣外鮮良將雖日下罪已之詔何濟於事況失已在前悔亦奚及又豈遽告百姓之所可挽回適以驚愚惑衆耳王萬既精於邊防因詔意而條具事宜甚不勝於虛文遠甚乃復隱躍其詞止謂言之不可太甚又謂宜振厲以興感人心何自相刺謬耶

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降戶皆以與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領以大臣呼圖克。舊作忽都虎今改。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定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趙復始知爲宋守義尚無愧於名儒姚樞力勸止之且謂徒死無益不過因已之不忠于金欲污復與之洪就縕湼耳復苟明于大

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秋八月蒙古破棗陽軍德安府宋置今府屬湖北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徙洛陽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illegible]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特穆德克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

義自當百折不回乃聞可保紙他之言遂從而毁節是其立志本亦不堅遂爾偷生倖免與樞同罪無二之義雖得經學于北方經學固不以名節爲重哉

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時清之。行簡。爲左右丞相。）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庫騰遂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蒙古攻武休。陷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在漢中府沔縣西南龍門山之隘口也。）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即漢江。自寧羌州流逕沔縣。）密往流溪。（漢江東。小溪也。）設伏。

約曰敵至鳴鼓舉火內外夾擊已而蒙古兵果至萬出迎戰令諸軍舉烽友聞親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入龍虎頭（即龍尾坡在涪縣龍門山西南）萬聞之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會大風雨兩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增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殺所乘馬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破沒庫騰次于成都四屬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注俱見前）而已（未幾復成都）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唐置明為縣今縣屬階州）知州事劉鋭等死之

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鋭。通判趙汝曏。乗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鋭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鋭及其二子自刎死。汝曏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煚爲安南王。

先是日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

十一月。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字子華。福州侯官人。）分道拒之。

琨布哈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棄城遁。琨布哈合三

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穆德克于江陵

先是特穆德克攻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已而又破隨郢州及荊門軍特穆德克復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民兵部將）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

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在揚州府儀徵縣西。相傳爲伍子胥入吳渡江處。故名。以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礮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丁酉嘉熙元年春二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文靖

贈少師

蒙古擊奇卜察克西域國。方輿紀要國在蔥嶺極西舊作欽察今晩諸部破之考元史蘇布特傳太祖癸未蘇布特請討奇卜察克許之。遂收其境而太祖本紀不載其事又太宗本紀九年丁酉莽賚扣征奇卜察克部破之。擒其酋巴齊瑪克而憲宗本紀書其事而不詳年月。蓋奇卜察克在西域最遠叛服不常太祖雖收其境太宗復加征討續綱目于嘉定十八年書蘇布特滅奇卜察克于是年復書蒙古擊奇卜察克前既書滅此復書擊體例未協今節採元史紀傳並書于此 按巴齊瑪克舊作八赤蠻今改

初蒙古太祖時。蘇布特擊奇卜察克。續綱目。奇卜察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所載與唐書郭剌窪傳略同。但郭剌窪地在瀚海北與日出處相近故晝長夜短此奇卜察克在蔥嶺極西地當近日入處晝夜何得與日出處相同。其言恐未足據今不取

由庫勒騰舊作寬定續綱目作寬甸。濟蘇哈雅舊在吉思海今並改至太和嶺。

鑿石開道。與其酋伊勒吉（舊作玉里吉。今改。）等遇。縱兵奮擊。衆潰悉降。遂收其境。與奈曼諸部千戶。通立一軍。及蒙古主即位。既滅金。命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莽賚扣等。分討西域諸部。至是莽賚扣擊奇卜察克。至濟蘇哈雅。其酋巴齊瑪克逃匿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其淺可涉。遂進屠其衆。生擒巴齊瑪克。復進兵俄羅斯（舊作斡羅思。今改。）部。至額里齊（舊作也烈贊。今改。）城。破之。（方巴齊瑪克被擒。莽賚扣命之跪。不肯。既而謂監者曰。我入于海而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夏。五月。臨安大火。

[illegible]發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牥（字庭堅。福州閩人。）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

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秋。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字奐然。乾州人。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二。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國語及蒙古語同以巴圖魯為勇敢將士素號豈有以死囚為之之理漢人不解語義錯謬譌出者不勝屈指數至以小箭射目之語尤為怪誕可笑蓋以目小用小箭耳此所謂捉影之談豈知小箭輕剽不能命中耶

冬十月。蒙古侵安豐。宋以壽春郡置安豐軍。元為路。明改壽州。今州屬鳳陽府。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琨布哈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移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魯斫牌杈木。巴圖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安豐人。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戊戌二年。春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黃夔施州。

夏五月。以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

以窺江左于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于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字康侯）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于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 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字成之。黃巖人。游侶字景仁。南充人。劉應起李韶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居福州。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

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
謹守尚稱號爲賢

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秋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丁黼自誓死守力戰徇難固爲無虧臣節然闊塔海入蜀之初不知預籌捍禦惟以分遣妻孥爲急既昧公私輕重之宜而宋旗詐豎復漫不加察深信旗榜招之以致倉猝失備蓋不過一迂疎庸闇之人而史氏過稱之何歟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唐縣。元省。故城在今保寧府南部縣。）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在成都府西門外。杜甫詩。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即此。）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閬。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謚清獻。）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與之晚出番禺。毅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



施黔。謂施州。黔州也。施州後周置。明改衛。今爲施南府。屬湖北。黔州。注見前。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晉縣。今屬荊州府。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在歸州西。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邊。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後周置。明改縣。今縣屬夔州府。湖灘。在萬縣西。水勢險急。春秋泛溢。江面如湖。故名。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堙砦。在州西北。得捷于巴東。隋縣。今屬宜昌府。夔州以全。

以陳塤字和中。鄞人。爲國子司業。

塤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

之蠱緍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illegible]相慶以爲得師

庚子 四年春正月彗見[illegible]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于路市中殺人以賣盜于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二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

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舊作愛里巴圖魯今改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字祥甫隨州應山人權施州建始縣晉縣今屬四川夔州府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耕敵至則出戰珙

和議未成憂在宋而不在蒙古檝何汲汲于盟而隱憂致卒乎蒙古前此盟宋圖金其謀原以亡金棄宋故外加之兵內徵其幣使宋日益貧削卽其遣檝奉使往來意不主和并不主加幣特藉以玩宋耳此意檝豈不知檝固不憂主命之辱難以言旋又何至貳心外向轉爲宋人憂乎此蓋宋人詭託其辭以飾觀聽揆諸事理所必無者

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爲醴泉觀使。尋卒。是冬。李宗勉亦卒。

辛丑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秋九月。高麗王瞮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瞮親朝。當罷兵。至是瞮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冬十一月。蒙古主諤格德依殂。第六后鼐瑪錦氏即昭慈皇后。名

楚材素爲元太宗信任事無不可進言果知囚繫非辜平時即當申請矣病議赦於禮非宜至謂赦發而脈復生尤近釋氏修福之說又謂楚材推太乙數以阻田獵覓似楚材專以術數見長欲推尊而適成貶損元史誣誕不經大率如此

托里格訥按輟耕錄舊作乃馬真托里格訥舊作脫列哥今並改稱制。

蒙古主諤格德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如此況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推太乙數。謂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方輿紀要地在和林東北舊作鈋鐵鋅湖蘭諤多拉哈瑪爾回回國人舊作奧都剌合蠻今並改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殂。立凡十有三年。廟號太宗。初。蒙古主有

旨以孫錫哩瑪勒（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按錫哩瑪勒舊作失烈門庫春舊作曲出今並改）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于和林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使伊拉瑪斯（鼐瑪氏舊作月里麻思今改）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會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拉瑪斯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壬寅二年是年以後。蒙古鼐瑪錦后稱制。春正月。蒙古復侵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那顏舊作也可那顏。今改。耶律珠格爾自京兆取道商房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即今沙頭市。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

又遣一軍屯涪州。注見前。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宋置明改縣今屬夔州府。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在衛輝府輝縣西。一名百門山。上有百門泉。故名。

先是蒙古以伊勒噶克齊舊作牙剌瓦赤今改。行省事于燕京。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伊勒噶克齊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金置明改縣。今縣屬衛輝府。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六月。徐榮叟字茂翁。應龍之子。罷。榮叟于是年二月參知政事。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于愛爵祿。畏公議。不勝于畏權勢。與史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已而蒙古復破通州。屠其民。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一月。日南至。雷電交作。

詔避殿減膳。求直言。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字義夫。蘄州人。爲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

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卽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儈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甲天下。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于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

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于利閬城大獲山在保寧府蒼溪縣東南。城在山上。因石巖爲之。天成奇險。宋末。移閬州治此。以護蜀口。蓬州注見前。城營山。當作雲山。一曰拔衣山。在州東南。與營山縣接界。其山絕險。宋末。徙州治此。渠州亦注見前。城大良平。在順慶府廣安州東北。舊曰濃洞鎮。宋末。廣安軍治此。亦曰大良城。嘉定府宋明爲州。今仍爲府。治樂山。城舊治。瀘州注見前。城神臂山。在州東。亦曰神臂崖。宋末。徙州治此。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

興利不如除害所言良是至生事滅事之說則模稜選輭者流往往援以藉口豈知彼自謂減事者適爲滋事胎患之端乎夫事之

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合州。唐置。今屬重慶府。釣魚山。在州東。三面臨江。崖壁峭險。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鼐瑪錦氏稱制。鄂多拉哈瑪爾專政。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鄂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

增置省舉罷惟當權于理勢之當否若預設一不如減事之見于心其弊必至于因循便安冒一時寬簡之名外之將廢弛而不可復振故善制事者不憚事煩而事自減不善處事者不欲事多而事轉生張弛之際治理攸關未易輕于其間也

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負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甲辰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夏六月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宋縣今屬泗州縣東濱淮西北有澮河沱河東南有崇河東北有潼河並流合淮所謂五河也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

不失聲漰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輿言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訐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嵩之憾之帝亦不聽于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

冬十月以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爲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淸獻皆罷以漢弼爲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李性傳。陳韡等赴闕。于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

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字仲履江陵人）起居郎葉蕡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爲之腹心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十二月以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于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于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孟珙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在荆州府江陵縣東北。孫吳時。引諸湖及沮漳水滙江陵以北。阻拒魏兵。號稱北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海有上中下。古嶺等。其名也。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乙巳　五年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朝臣暴死不明而外多浮議自宜力究虛實以定是非若臨安府鞫獄不盡其情則是朋附爲姦尤爲鉅害豈可模稜了事理宗既不能辨析獄情眞僞徒以訟冤之故給賜以慰其家亦昧乎政體之甚矣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嘗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

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丙午六年。蒙古定宗庫裕克元年。庫裕克。舊作貴由。今改。後倣此。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是爲元定宗。

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于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方輿紀要。地在和林境。舊作汪吉宿滅禿里。今改。朝政猶出于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謚忠襄。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珙卒。累贈太師。封吉國公。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

人異。班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慴。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尤邃于易學。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監察御史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侵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戸史權字伯衡天澤子。等擁兵淮南。攻虎頭關塞。在黃州府麻城縣北。與穆陵。黃土。白沙。大城爲五關。接河南光山縣界。拔之。進至黃州。

丁未　七年。夏四月。以鄭淸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淸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韡兼知潭州。

秋八月。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十年之間。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錫哩瑪勒嗣位本太宗遺
旨瑪錦后欲稱制耶律楚
材曾爭之今之聽政正也
史乃稱諸王大臣皆不服
蓋曲阿憲宗之意非公道
不可信

戊申 八年春。三月。蒙古主庫裕克殂。后烏拉海額錫舊作斡兀立海迷失今改稱制。

蒙古主庫裕克殂于杭錫雅爾舊作橫相乙兒今改之地。廟號定宗皇后烏拉海額錫。抱庫春子錫哩瑪勒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

己酉 九年夏。四月。壬寅朔日食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叩閽。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于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

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删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庚戌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居嘉興。爲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軍儲。邊境稍息。寖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慫恿其進兵。于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世顯之子。鄭鼎澤州陽城人。無功而還。

